



陳家毅，新加坡建築師。始讀建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，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。得獎無數，曾設計上海世博新加坡館，近為新加坡植物園策劃籌備擴充案。著作有：《不完夏》、《重顧草莓地》、《城市磁場》。

星星 月亮 太陽

· 陳家毅

香港和新加坡是星星，台灣是月亮，大家都依賴太陽提供的光與熱，但有時會受不了……

園，到新加坡站，已擴增納進工、商界人士。受邀人士在雪白的公仔用繪彩、建材，或其他如布料等加工其上，讓公仔附帶了新一層的含義。

小大人的模樣，黑豆雙眼小翹鼻人見人愛，若有所思地頭仰望上空右手指天，允許參與者塗上各異色彩，表述的無論是政治立場或歷史背景，一物百

個世紀，書籍、雜誌和電影無疑是自由華文世界的重要精神糧食。說當年香港主宰了東南亞的中華文化命脈，實不為過。香港的主流電影公司邵

氏、電懋（即「國泰」）和光藝都與新加坡有根深柢固的淵源，兩地曾經共同耕耘創造並分享文化與次文化上的喜怒哀樂，一時水乳交融無間。

香港新特首林鄭月娥果然坐言起行，上任才不過一個月，就旋風式地到新、泰兩個東南亞國家拜訪。「南向計劃」

曾言之鑿鑿的台灣總統和台北市長，相較之下顯得雷聲大雨點小，隨即也無疾而終。至少在這一點，讓兩岸三地以外的華人地區，尤其新馬泰對林鄭特首另眼相看，已經有個挺不錯的第一印象了。

媒體少有報道，香港人或許不太知道，林鄭尚未蒞臨獅城之前，香港文化教父、實驗劇場「進念二十

面體」創始人兼藝術總監榮念曾，在七月下旬業已將「天天向上」公仔配合繪圖展，浩浩蕩蕩入駐新加坡「萊佛士購物中心」的大堂，地點就在市中心地鐵轉換站之上，引來當地一般民眾的圍觀、好奇與興趣。

超過百件的「天天向上」公仔從數年前開始，由香港出發，經東京、溫哥華，今夏抵達星洲。每

到一個新的城市，榮念曾邀請一批當地人參與，從原本藝術界文化界的範圍，到新加坡站，已擴增納進工、商界人士。受邀人士在雪白的公仔用繪彩、建材，或其他如布料等加工其上，讓公仔附帶了新一層的含義。

駐新的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，是以「香港回歸二十年慶祝」的本意來贊助此次展覽。但放眼望去，每一個天天公仔自說自話的訊息，或自我反省或輕微批判社會或純粹把它裝扮美美地，不言而喻已經超越了「香港回歸慶典」這件事。

榮彷彿是借用了「回歸二十年」的舞台，實際上去做了自己想做的另一件事（解讀為「一國兩制」的多元性也無不可）。身為文化策略者，榮念曾深明政商界人物心態，向來於政、

「天天向上」新加坡站：天天吸引了不少過客，手拍留念



陳家毅

變看之不厭，這便是它厲害之處。現今的新加坡觀眾，恐怕讀不出榮念曾當年的漫畫裏，公仔孤零零一人在偌大空方格子內，對香港回歸後何去何從的尋根究底，甚至趨近圍繞著的恐懼感。年輕的新加坡人更不會認得出天天公仔的造型和上個世紀五、六十年代的香港漫畫雜誌文化的關連，例如《兒童樂園》裏的小圓圓，或是《南洋兒童》「小強的故事」裏的主角，或是王司馬

《契爺與牛仔》裏的牛仔……這些曾經深入民間的漫畫人物，是香港及新加坡不知不覺失去的重要文化記憶。

香港回歸中國，近二十年來非常務實地無時無刻不仰望著北京的一舉一動，這本來無可厚非，跟南方的關係（除了民間的商業和旅遊往來）卻漸漸地疏離

走遠。近日有位新加坡建築歷史學者賴啟健，通過王家衛早期電影裏的蛛絲馬跡，著文探討了香港身份和定位的課題。他的辯證是文化、生活習俗甚至氣候，連結南中國海的香港既是「東亞」，但亦該屬於「南洋」一部分。

在無線網絡尚未開啟的上個世紀，書籍、雜誌和電影無疑是自由華文世界的重要精神糧食。說當年香港主宰了東南亞的中華文化命脈，實不為過。香港的主流電影公司邵

時光流逝，新港早已不復以往，各循各自發展的軌道移轉至不同的境地。新一代新加坡人再不依賴外來華人文化，已開始有了自己的本土混合式語言、本土幽默感，甚至自創漫畫、電影。林鄭特首也許留意到，新一代新加坡人的歸屬感和凝聚力要比現今的香港人強，社會組織相對也較單純。特首既要平撫香港下層社會，提供舊港人新移民都可認同的社會價值觀，還得兼顧一批高收入高文化水平、美加護照持有者的香港人，萬一風吹草動，他們這群帶頭季候鳥會隨時遠走高飛。

以前老香港人習慣稱獅城為「星架坡」或「星洲」，許是看這地方小雖小，卻猶如夜空中閃亮的星星。其實，香港何嘗不是一顆光芒閃耀的星星。兩顆星星在深藍墨黑的天空中互眨眼睛，惺惺相惜頗也多情。台灣呢正好是那忽圓忽缺、一團溫和的月亮。可是大家心照不宣，都依賴著太陽公公提供的光與熱，與運轉的道路。但有時候會有點受不了，太陽在東方紅彤彤升起時，隨即將星星和月亮遮蓋取代，以熱量和強光，鋪蓋過一切一切。